

校刻
漢書評林

四

186
50
31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三五函

三八架

三一號

五〇冊

漢書評林卷之七

昭帝紀第七

孝昭皇帝

荀悅曰諱弗之字曰不應劭曰禮諡法聖聞周達曰昭

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婕妤。

捷仔

師古曰捷接幸也仔美貌也故以名宮中婦官捷音接仔音余字或並從女

本以有奇異得幸

師古曰謂望氣者言有奇女子氣及召見手指拳上自披之即時伸

及生帝亦奇異

文穎曰十月乃生

語在外戚傳。武帝末。戾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

嫚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後元二年二月。上疾病

師古曰疾甚曰病

遂立昭

帝為太子。年八歲。以待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

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

高廟。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為長公主

應劭曰鄂縣名。屬江夏公

所食曰邑。師古曰鄂音五各反。帝之姊妹。則共養省中

伏儼曰。祭中云。本為祭中

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共讀曰供。養

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

漢書

帝以漢自武
相徒建空名而
已然在人君誠
之可也。且持
留之。臣等平
之。武而不至
不與。臣相者
後太司馬大將
世不。國作其
多。國作其

光于此歟
劉放曰是年二
月有赦紀失載
官紀及丙吉傳
可考

王禕曰君在諒
閣而稱賀上壽
非禮也蓋自文
帝行短喪之制
習以為常此公
卿不學之過也

王禕曰霍光秉
政始行寬緩欲
以悅天下故赦
數下也

丘濬曰漢世之
節不但以發兵
使外夷雖巡行
郡國亦持節矣

王禕曰此霍光
輔治之初政也

真德秀曰時霍
光用事輕徭薄
賦與民休息而
詔辭又皆簡質
若有其事而無
其辭者如舉賢

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

濟北王寬有罪自殺。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

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文穎曰：婕妤先葬於雲陽，是以就雲陽為起雲陵。冬

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如淳曰：謂之

和液之氣所為也。臣瓚曰：時漢用土德，服色尚黃，鵠色皆白，而今更黃，以為

非也。黃鵠大鳥也。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太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

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己亥。上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時

親耕。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為戲弄也。臣瓚曰：西京故事，弄田在

央宮中。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非為昭帝年幼創有此名

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戶。夏。為太

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牁談指同並。二十四

邑皆反。蘇林曰：皆西南夷別種。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

民。及發犍為蜀郡犍命。擊益州大破之。應劭曰：舊時郡國皆

有材官騎士。以趣急

翼州。河東屬并州。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曰：蓋屬京師司隸所部。秋七月。赦天下

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

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師古曰：雋音材。竟發覺皆伏誅。遷

不疑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九月丙子。車騎將軍呂彞薨。

閏月。遣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

所疾苦。冤失職者。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

合侯馬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以宗室母在

位者。擧茂材。劉辟疆。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疆守長

樂衛尉。師古曰：長樂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種食者

師古曰：貸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

種食。勿取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

蘇林曰：皆西南夷別種。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犍命。擊益州大破之。應劭曰：舊時郡國皆有材官騎士。以趣急

翼州。河東屬并州。文穎曰：本屬司州。師古曰：蓋屬京師司隸所部。

賜民百戶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師古曰：雋音材。竟發覺皆伏誅。遷

不疑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九月丙子。車騎將軍呂彞薨。閏月。遣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

所疾苦。冤失職者。冬。無冰。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

合侯馬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以宗室母在位者。擧茂材。劉辟疆。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疆守長

樂衛尉。師古曰：長樂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種食者師古曰：貸

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取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

其辭者如舉賢

真德秀曰：時霍光用事。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而詔辭又皆簡質。若有其事而無其辭者。如舉賢

王禕曰：此霍光輔治之初政也。

丘濬曰：漢世之節。不但以發兵使外夷。雖巡行郡國。亦持節矣。

王禕曰：君在諒閣。而稱賀上壽。非禮也。蓋自文帝行短喪之制。習以為常。此公卿不學之過也。

良問民疾苦辭
亭母馬能隨鐵
母收日賦之類
皆與民休息事
也魏相所條奏
其始此乎
隆按鳳凰不世
出春秋戰國以
來寥寥矣至漢
昭之世而遇見
乎得非與赤雀
黃鵠一類者

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師古曰調謂發遷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令其部率習戰射士於張掖為屯也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十月鳳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文穎曰上官榮孫安之女赦天下

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孟康曰武帝後二年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

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師古曰流庸謂為人庸作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

之。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弃市。師古曰种音冲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男子張延年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師古曰夏陽馮翊之縣夏罷天下

亭母馬及馬駑關。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舉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亭發母馬欲令其繁孳又作馬上駑機關令悉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駑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師古曰亭母馬應說是馬駑關孟說是也六月

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師古曰眇微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

古帝王之事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師古曰論語尚書猶未發明也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

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

差罷僭耳真番郡。師古曰僭耳本南越地真番本朝鮮地皆武帝所置也番音普安反秋大鴻臚

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師古曰廣明田廣明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

陳仁子曰觀昭
帝此詔通孝經
論語又博求師
傳霍光此心蓋
亦周公教成王
之心也唐仇士
良教其徒曰勿
使人主觀經傳
此意不過恐其
君爾光曷嘗有
此哉

劉牧曰以律占
租者謂令民賣
酒以所得利占
而輸其相也
丘濬曰前此權
酒官自釀以賣
也至是始能權
自釀以賣而官
為之稅後世稅
民酒始此

應按共養勞苦
應前共養省中

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應劭曰武帝時以國用不足。縣官悉自賣鹽鐵榷酤。

昭帝務本抑末不與

移中監蘇武前使匈奴留單于庭十九

歲廼還

蘇林曰移音移。地名也。應劭曰移地名。監其官也。掌驛馬。應劭曰移地名。監其官也。掌驛馬。應劭曰移地名。監其官也。掌驛馬。

日蘇音

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

如淳曰以其久在外國知邊事。故令典屬國。

古曰典屬國本秦官。漢因之。掌驛馬。

火臣瓚曰不得舉

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

曰律諸當占租者

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買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賣定其詳也。占

音章。縣反。下又言占名數。其義並同。

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詔曰鈞町侯母

波率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應劭曰鈞音若。是也。師古曰音助。其立母波為鈞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

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應劭曰二年中鳳皇比下東。長公主共養勞苦。

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沐邑。泗水戴王前薨。以母嗣國

除。後宮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奏言。上聞而

憐之。立煖為泗水王。相內史皆下獄。三月賜郡國所選

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

閔勞以官職之事。師古曰閔哀。韓福等不其務修孝弟。以教

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

祠以中牢。師古曰幸者吉而免凶也。故死謂之不幸。一襲。武都

氏人反。師古曰氏音丁。奚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頡侯韓增。大鴻

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龍頡漢書本或作銜字。

功臣侯表云。弓高壯侯。韓頡當子。說封龍頡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免。後元元

年。說弟。子增。紹封龍頡侯。而荀悅漢紀。龍頡皆為領字。崔浩曰。頡音維。今河

間龍頡村。與弓高相近。然此既地名。無別指義。各依書字而讀。夏六月。

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八月。改始元為元

鳳。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票

隆按鄂邑長公

主等皆謀反伏

其參飭立名之

節勤甚備豈非

雖無道其白遺

如韓福故事莽

骨莽白遺之皆

勝邪漢俱乞骸

其後平帝時與

此可謂有禮矣

待德行之士如

真德秀曰漢世

句

誅句是綱以下
是目

李德裕曰昭帝
年十四而知燕
王書詐周成王
有愆德矣高祖
文景不如也成
王聞管蔡流言
親召公不悅遂
至周公狼跋而
東鳴鶴之詩作
矣漢高開陳平
去魏背楚欲捨
腹心臣景帝信
讒誅趙錯兵解
遂戮三公所謂
執狐疑之心來
讒賊之口向使
昭帝得伊呂之
佐則成康不如
矣惜哉

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父子
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且上書言光
罪時上年十四張晏曰武帝崩時八歲即位於今七歲今年十五師
古曰此云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爭權詐為燕王上

非今歲也張說失之覺其詐後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
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
忠語在燕王霍光傳冬十月詔曰左將軍安陽侯桀票

騎將軍桑樂侯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
政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置驛往來相約

結燕王遣壽西長孫縱之等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
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私書蘇林曰壽西姓
也長名也孫姓

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為天子大逆毋道故
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如淳曰特為諸稻田置使
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以告大司

農敝師古曰
陽故也敝告諫大夫延年師古曰杜延
年杜周之子延年以

聞丞相徵事任官手捕斬桀張晏曰漢儀注徵事比六百石皆
依吏二千石不以減罪免者為徵

事錄衣奉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
如淳曰漢儀注
丞相太尉大將

置丞相少史秩四百石軍史秩四百石武帝又
皆已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官

壽皆為列侯又曰燕王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
為逆抑而不揚望王反道自新師古曰所為邪僻違失正道欲
其旋反而歸正故云反道

今廼與長公主左將軍桀等謀危宗廟王及公主皆自
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

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
等所註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
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布一匹
六月赦天下詔曰朕閱百姓未贍師古曰
贍足也前年減漕三

劉放曰在吏謂
發覺已在吏者

百萬石

師古曰減省轉漕所以休力役也

頗省乘輿馬及苑馬

師古曰乘輿馬謂天子所

自乘以駕車輿者

目補邊郡三輔傳馬

張晏曰驛馬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其令郡

國母歛今年馬口錢

文選曰往時有馬口出歛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三輔太

常糶得以叔粟當賦

如淳曰百官表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縣爵秩也師古曰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所以叔粟當錢物也叔豆也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

起生

師古曰僵僵也謂樹枯死僵臥在地者也僵音紀良反

罷中牟苑賦貧民

師古曰中牟陽

詔曰

廼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

師古曰倉新穀所藏也廩穀所

振入

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

應劭曰武帝始開三邊徙民屯田皆

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應劭曰武帝始開

與犁牛後丞相御史復間有所請今勅自上所賜與勿收責丞相所請乃令其類說耳

夏四月少府徐仁廷

尉王平左馮翊賈勝胡皆坐縱反者仁自殺平勝胡皆

要斬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將

王維慎曰當時民生憔悴極矣帝出此兩詔而民始蘇哉

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

應劭曰當度遼水往擊之故以度遼為官號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如淳曰元服謂初冠加上服也師古曰如氏以為衣服之服此說非

也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汲黯傳序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為元服

見于高廟賜諸侯王丞

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賜中

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母收四年五年口賦

如淳曰漢儀注

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

三年以前逋更賦

未入者皆勿收

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

得履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戶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成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

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更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

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收易有謫乃戍邊一

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令天下酺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

師古

千田

夏四月詔曰度遼將軍明友前以羌騎校尉將羌

王侯君長以下擊益州反虜後復率擊武都反氏今破

王偉曰平定益州田廣明之勞

多矣止得關內
疾耳而范明友
瑣瑣之功遂侯
之其與備介子
同下詔未恐人
之竊識也此奪
光之私意也
又曰五校謂中
壘屯騎越騎射
營虎賁也

烏桓斬虜獲生有功

師古曰既斬反虜又獲生口也俘取曰獲

其封明友為平

陵侯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

師古曰持節而為使

誅斬樓蘭王安

歸首縣北闕封義陽侯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上及

羣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六日成

師古曰率領五

校之士以作治也按音下教反

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太

常轅陽侯德免為庶人

文穎曰轅音料德江德也轅陽在魏郡清淵師古曰會六月赦耳史終言之

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萬

黃金二百斤劔二安車一乘馬二駟

師古曰八匹也

夏大旱六

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師古曰惡

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劾亡謂被告劾而逃亡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牁

冬十一

月大雷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

師古曰王訢也訢亦欣字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夏赦天下詔曰

夫穀賤傷農

師古曰糶多而錢少是為傷也

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

以叔粟當今年賦

應劭曰太常掌諸陵園皆徙天下豪富民以充實之後悉為縣故與三輔同賦

右將

軍張安世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桓復犯塞遣度遼將

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

不急官

師古曰謂非要急官

減外繇

師古曰繇讀曰徭

耕桑者益眾而百

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

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眾星皆隨西行夏四月

癸未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九歲即位即位十三年壽二十二年二十一

六月壬申葬平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四十九日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贊曰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

師古

曰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流放也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四國乃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遂致雷風之異成王既見金縢之冊乃不疑周公事見國

陸按宿光雖非

幽及周

書大誥 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

陳仁子曰武帝
于口賦惟恐不
增昭帝于口賦
惟恐不減虛耗
之漢不至為秦
者豈無自邪

所遭之艱則同
借其不學無術
味于明哲之訓
秦觀曰秦皇漢
武皆以不世之
氣闔闢宇宙之
材并吞諸侯攘
却胡粵若以功
概言之則始皇
之英偉傑特又
非武帝之可比
也然而萬世之
下號始皇為暴
主稱武帝為賢
君秦祚遠傾漢
基益大者何哉
二世不變始皇
之事孝昭能以
武帝之法故也

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
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師古曰。耗
損也。音火。到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
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
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漢書評林卷之七終

漢書評林卷之八

宣帝紀第八

孝宣皇帝 荀悅曰。諱詢。字次卿。詢之字曰宣。武帝曾孫。戾太子孫

也 韋昭曰。以違戾擅發兵。故諱曰戾。臣瓚曰。太子誅江充。以除讒賊。而事

也 不見明。後武帝覺寤。遂族充家。宣帝不得以加惡諡也。師古曰。瓚。說。是

太子納史良娣 服虔曰。史姓也。良娣。官也。師古曰。太子有

史皇孫 師古曰。以外家姓。稱之。故曰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

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

語在太子傳。曾孫雖在襁緥 李奇曰。襁。絡也。緥。布為之。絡。小

兒被也。師古曰。襁。即今之小兒。緥。音孟。猶坐收繫郡邸獄 如淳

廷尉監 師古曰。監者。廷尉之官屬。治巫蠱於郡邸。憐曾孫之亡。辜。使

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涓城胡組更乳養 孟康曰。復。音服。謂池刑徒也。有

赦令詔書。去其鉗鈇。結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為例。故當復為官。作。滿。其

本罪。年月日。律名。為復作也。師古曰。孟。說是也。趙徵卿。淮陽人。胡組。涓城人。

隆接讀宣帝傳
止見帝之仁民
愛物四夷賓服
于慘刻少恩處
則于別傳詳之
吳曾曰天下之
事多成于貧賤
感激之中而敗
于富貴安樂之
際理固無足疑
者蘇秦其所成
就雖不足道使
其有三頃之田
其能佩六國相
印乎又况于為
天下者哉故中
興難于創業是
謂不刊之說宣
帝所以稱于西
漢者正以其起
于民間耳

劉放曰武帝後元二年無赦元年乃有蓋後人誤作後元元年又就元字注二字後又誤為二

皆女徒也。二人更遞乳養曾孫。而丙吉傳云。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

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二宮。並在整屋。皆以樹名。柞字或作柞。其音同。望氣者言。長安獄

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

也。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師古曰。百官表

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廼載曾孫。送祖母史良

娣家。語在吉及外戚傳。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

太子。思顧舊恩。師古曰。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

教書。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室。許廣漢坐法

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馮中翁。師古曰。馮中翁。海人姓。復字中翁也。復

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師古曰。諸陵。皆

常困於蓮勺鹵中。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

是也。鹵者。鹹地也。今在櫟陽縣。尤樂杜鄠之間。師古曰。二縣之間也。杜屬京兆。鄠屬扶風。

長安尚冠里。文穎曰。以屬弟尚親。故歲時隨宗室朝會也。如淳曰。春

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讎。師古曰。讎。讀曰售。亦以是自怪。元

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母崩。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

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

隆按叙帝初生及乳養及既壯及喜好及居里等悉詳盡固見帝之備嘗艱苦而丙吉張賀及史氏奉養之功亦因以具見云

王禕曰昌邑之惡誠不可以君天下然曷不審之于始則靈光

奏。王賀淫亂。請廢。語在賀及光傳。秋七月。光奏議曰。禮

之過也
生色却于諸詔
中見之

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師古曰。蓋以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後以為鄙諱詢。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師古曰。天子以萬姓為子。故云子萬姓。奏可。遣宗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輪獵車奉迎曾孫。文穎曰。輪獵小衣也。近世謂之輪獵車也。孟康曰。今之戰獵車也。前有曲輪。特高大獵時立其中。格射禽獸。李奇曰。蘭輿。輕車也。師古曰。文李二說皆是。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非藉高大也。孟說失之。輪音鈴。就齊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師古曰。先封侯者。不欲立庶人為天子也。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八月己巳。丞相敞薨。師古曰。楊敞也。九月。大赦天下。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賜諸侯王以下金錢。至吏民鰥寡孤獨。各有差。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師古曰。以德化被於下。故云。風也。詩序曰。上以風化下。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焉。論定策功。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萬戶。李奇曰。居光祿位。以車騎官號尊之。無車騎官屬。詔曰。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師古曰。祭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師古曰。曰范。明前將軍龍維侯增。師古曰。韓增。大僕建平侯延年。師古曰。曰杜。年。太常蒲侯昌。師古曰。蘇昌。諫大夫宜春侯譚。師古曰。王譚。當塗侯平。師古曰。功臣表云。魏不害。以捕反者胡情功。封當塗侯。其子嬰。以定策功。益封凡二千二百戶。今此紀言當塗侯平。與表乖錯。未知孰是。或杜侯屠耆堂。蘇林曰。姓復陸。其祖父復陸支。本匈奴胡者。有二名乎。也。歸義為屬國王。從驃騎有功。乃更封也。長信少府關內侯勝。師古曰。夏侯勝。邑戶各有差。封御史大夫

廣明。為昌水侯。

師古曰。田廣明。

後將軍充國為營平侯。

師古曰。趙充國。

大司農延年為陽城侯。

師古曰。田延年。

少府樂成為爰氏侯。

師古曰。

光祿大夫遷為平丘侯。

師古曰。王遷。

賜右扶風德。

師古曰。

典屬國武。

師古曰。蘇武。

廷尉光。

師古曰。李光。

宗正德。

師古曰。楚元王。

大鴻臚賢。

師古曰。韋賢。

詹事畸。

蘇林曰。畸音畸。隻之。師古曰。宗畸也。音居宜反。

光祿大夫吉。

師古曰。丙吉。

京輔都尉廣漢。

師古曰。趙廣漢也。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左

張晏曰。舊關內侯無邑也。

京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鄠。京輔都尉治華陰。滎北。以蘇武守節外國。劉德宗室俊彥。故特令食邑。

夏四月庚午。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韋昭曰。中國為內郡。緣邊有夷狄障塞者為外郡。成帝時內郡舉方正。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士。

高第各一人。

夏四月庚午。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

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

左更至五大夫。

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也。五大夫第九爵也。更音工。衡反。

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級。女子百戶牛酒。租稅勿收。六月。詔曰。故

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

師古曰。湖縣名也。死於湖。因即葬焉。

歲時祠。其議罷置園邑。語在太子傳。秋七月。詔立燕刺王太子建。為廣

陽王。

師古曰。刺音來。曷反。

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

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

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

縣官公作營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晉灼曰。食貨志初。大司農管鹽鐵。官布多。故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三官主鑄錢也。大司農陽城侯田延年。有罪自殺。

而自入。

師古曰。增備直。

夏五月。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氏羌昆

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

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

建大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宜房。

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師古曰。蘇林曰。隗名。在東郡界。

符瑞應。副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

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

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為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

吳京曰扶風以
下八人而獨德
武食邑者蓋於
德則親親於武
則賢賢也
劉敞曰此賜爵
不及中二千石
者緣王即位九
族率已為關內
侯矣

隆按騎以十五萬計可不謂窮兵哉而不過以公主上書故也則和親之舉為息兵爾安得輒為公才與兵而罷中國以快一烏孫耶是失計也

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

天子世世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

廟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

孫烏孫昆彌及公主因國使者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王之號也國使者漢朝之使

也言昆彌願發國精兵擊匈奴唯天子哀憐出兵以救

公主秋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吏三百石伉

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師古曰伉強也音口浪反御史大夫田廣明為

祁連將軍應劭曰祁連匈奴中山名也諸將分部廣明後將軍趙

充國為蒲類將軍應劭曰蒲類匈奴中海名也在敦煌北音灼曰匈奴傳有蒲類澤師古曰晉說是也雲

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

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

咸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戊辰五將軍師發長安

夏五月軍罷祁連將軍廣明虎牙將軍順有罪下有司

皆自殺晉灼曰田千秋子也廣明坐逗留順坐增虜獲校尉常惠將烏孫兵入匈奴

奴右地大克獲封列侯大旱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

賦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晉灼曰不給官役也師古曰收謂租賦也事謂

役使也盡本始四年而止六月己丑丞相義薨師古曰蔡義

四年春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

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師古曰膳具食也食之善者也宰為屠殺

也省減也漢儀注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

下至都官令丞師古曰都官令丞京師諸署之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

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師古曰傳傳符也欲穀之多故

不問其出入也傳音張懸反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賜丞相以下至郎

吏從官金錢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

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

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廼者地震北

王緯曰光既知陰妻之邪謀矣而卒欲賞其女禮秩賞賜又從而修縱焉無識甚矣王莽曾操皆以女為后蓋

光者也

胡寅曰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弑許后而立其女以至此咎徵著見如真德秀曰漢自文帝日食下詔之後雖為故常不皆出于誠意王禕曰北海今青濰密三州之地廣川故信都國今深冀保三州之地一本王吉之吉作去

霍氏貴盛心不能善故光存則壓於驂乘之威光亡則內有畏后之心外有愛之之禮至魏相之計一售而族無愛光之素心然也

劉攽曰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

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母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取租賦。大赦天下。上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師古曰。墮者毀也。音火規反。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師古曰。二縣皆屬北海郡。秋。廣川王吉有罪廢。遷上庸自殺。

地節元年。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地。是改年曰地節。欲令地得其節。春正月。有星孛于四方。三月。假郡國貧民田。師古曰。權以給之不常與。夏六月。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冬十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馬大將軍光薨。詔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師古曰。博之故不名。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一。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師古曰。復音方目。世世母有所與。師古曰。與讀曰豫。功如蕭相國。夏四月。鳳皇集魯郡。羣鳥從之。師古曰。今流俗書本。此下云。戊申立皇太子。而後年又有立皇太子事。此蓋以元紀云。元帝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為皇太子。故後人安於此。書加之。舊本無也。據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此即明驗。而或者妄為臆說。乖於實矣。大赦天下。五月。光祿大夫平丘侯王遷。有罪下獄死。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師古曰。霍山光之兄孫。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應劭曰。敷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讀曰敷。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

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讀曰敷。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

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師古曰。傳讀曰敷。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

子孫非謂侍中
尚書至子孫不
改易也
隆接樞機數句
敘事中央贊語

陳仁子曰宣帝
綜核名實之主
也此王成偽增
戶口乃受上賞
後問長吏問得
其實亦不加罪
蓋帝心厲精之
初直假此風厲
臣下雖失之一
人而得之于萬
人矣不然帝豈
甘心受欺哉

陳仁子曰孝文
舉孝弟至孝武
舉孝弟而帝號
皆加孝之一字
史言漢風俗醇
厚其機果在上
不在下也

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師古曰言各樞

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久其職事也

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

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師古曰王成也勞來

也小雅鴻鴈之詩序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占者謂自隱度

音之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又曰鰥

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前下詔假公田貸種

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母

令失職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夏四月戊申

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

爵右庶長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賜廣陵王黃金千

斤諸侯王十五人黃金各百斤列侯在國者八十七人

黃金各二十斤冬十月詔曰廼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

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

朕之不逮毋諱有司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朕既不德

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

姓師古曰飭讀與非所以緩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

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

來律名郡國官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

食師古曰種五穀且勿算事師古曰不出算十一月詔曰朕

既不逮導民不明師古曰不逮者反側畏與念慮萬方不

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

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師古曰多歷年傳曰孝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

各一人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省文山郡

并蜀師古曰以其縣道隸蜀郡

陳確曰宣帝之政見于風俗者方見于此

陳仁子曰漢帝代舉孝弟而宣帝復詔有與者勿絲事有人心者於焉變矣其德秀曰宣帝此詔可謂樹酌人情之至噫帝以景帝保國而存似亦有所觸而然耶

陳仁子曰鹽者五味之一而民食不可缺賢良文學謂民間疾苦願皆罷之宜帝不能其權而僅減其價雖不免爭利亦未嘗盡利也

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為博平君。故鄧侯蕭何曾孫建世為侯。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師古曰。衰音千回反。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師古曰。繇讀曰傷。事謂役使之。傷孝子

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歛送終。盡其子道。夏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師古曰。蒙冒也。誠愛結於

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師古曰。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

孫文。為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詔曰。廼者東織室令史張敖。應劭曰。舊時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令史其主者吏。使魏郡豪李竟

報冠陽侯霍雲。謀為大逆。如淳曰。報白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長敖因李竟傳言於霍雲。與共謀反。耳。非告白。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

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師古曰。據霍光傳。雲山皆去病之孫。則於禹為子行也。今此紀言從昆弟。蓋傳寫者脫子字耳。當言從昆弟子也。諸姊

妹。婿。度遼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平。長安男子馮殷等。晉灼曰。漢語字子都。謀為大逆。顯

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后。師古曰。殺讀曰殺。共讀曰恭。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咸伏其辜。諸為霍氏所誣。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九

月。詔曰。朕惟百姓失職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今年郡國頗

被水災。已振貸鹽民之食。而買咸貴。師古曰。買讀曰買。眾庶重

困。師古曰。更增其困也。其減天下鹽買。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師古曰。息謂生長也。言則

別。朕割之徒。不可更生。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

長亦猶謂子為息耳。

以掠奪若飢寒瘦死獄中蘇林曰瘦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瘦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瘦師古曰瘦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奪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瘦音庚字或作瘠其音亦同何用心逆人道也朕

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奪若瘦死者所坐名

縣爵里師古曰名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

以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反十二月清河王年

有罪廢遷房陵

元康元年春以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徙

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三月詔曰廼

者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朕未能章先帝休

烈協寧百姓承天順地調序四時獲蒙嘉瑞賜茲祉福

夙夜兢兢靡有驕色內省匪解永惟罔極師古曰省視也永長也惟思也

罔無也極中也帝言內自視察不敢惰息長思政道恐無其中也解讀曰懈書不云乎鳳皇來儀庶

尹允諧師古曰虞書益稷之篇曰瓘詔九成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言奏樂之和鳳皇以其容儀來下百獸相率舞也

王棟曰改元諫
霍氏故也

劉敞曰爵自中
郎吏文誤蓋本

云自中更至五
大夫傳者誤以

更為吏遂衍出
郎字尋本始元

年詔文則知此
說是

隆按功臣年表
詔復家者皆云

元康四年蓋紀
誤爾

劉敞曰此詔是
不丞相御史者

故云各二人
劉敞曰身不修

則不能率下法
不舉則或阿枉

如此則坐罪者
乃無辜安得如

文王刑茲無赦

也

乃衆官之長信皆和輯故神人交暢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

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一級師古曰

中郎吏爵得至五大夫自此以上每為等級而高賜也五大夫第九爵也一日二千石至五大夫自此以下而差降民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

勿收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師古曰

即皇考史皇孫之所葬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也本名廣明後追改也

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母嗣者復其次秋

八月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孟康曰鬱不通也是以陰陽

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

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冬置建章衛

尉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云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師古曰周書

言文王作法罰其有亂常違教者則刑之無放釋也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

甚愍焉。其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無赦

今我意有所闕。閱吏修身奉法矣。而未稱其任。故特赦之。與更始耳。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師古曰王

女。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錢帛。各有差。三月。以鳳皇

甘露降集。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

寡孤獨高年帛。夏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

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

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功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

亡繇。知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

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

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章昭曰厨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

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稱音尺孕反。過者過度之過也。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

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

陳仁子曰與俗役者是剝民以聘奸者也。飾厨傳者是耍譽以掩惡者也。二者相須而然。帝獨吏弊痛哉。兩端益深。

益深

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又曰。聞古天

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

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師古曰令謂今詔書

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要斬。

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

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

舜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師古曰祭明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其封

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又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

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

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

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也。言受人之德必有報也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

隆按無德不報帝誠以之乃違問也則帝于怨

厚坤曰詔簡而厚隆按宣帝不殺昌邑而碩封之此猶有三代忠厚遺意

德必有報也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

且弗酬矣才是
帝王之度

如淳曰。賀張安世兄。有一子早死。故以彭祖為子。師古曰。所子者。言養弟子以為子。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

吉曾玄舜延壽。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師古曰。謂

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夏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

雍。晉灼曰。漢注大如鷄。鶩黃喉白頸。黑背腹斑文也。師古曰。鷄音晏。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

過屬縣。師古曰。三輔諸縣也。翔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

以春夏。隨巢探卵。彈射飛鳥。師古曰。隨音佗。狄反。射音食。亦反。具為令

立皇子欽為淮陽王。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

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

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

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

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二月。河東霍徵史

等。謀反誅。三月。詔曰。廼者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

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子

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

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寡孤

獨各一匹。秋八月。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

奉其祭祀。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師古曰。適讀曰

子。或孫。不拘後裔。故總言後也。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安世薨。比年豐。穀石

五錢。師古曰。比。頻也。

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于長樂宮。故改元。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

事統。未燭厥理。師古曰。惟。思也。統。緒也。燭。照也。廼元康四年。嘉穀玄稷。

降于郡國。服虔曰。玄。稷。黑粟也。神爵仍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

銅池中。服虔曰。金。芝。色像金也。如淳曰。函。亦舍也。銅池。承露也。晉灼曰。以銅為之。函。

隆按宣帝號核名實彼神爵鳳皇之祥帝果皆核之而實與以故年耶此與武帝紀年元鼎元狩之意均之夸大云爾

茅坤曰漢重誣告者之罪以故年八十而猶坐

一本鳥下有畢年二字

隆按祥瑞見賜
赦一行此祥瑞
所以愈多而賜
赦因之愈密也

讀與 九真獻奇獸 蘇林曰白象也晉灼曰漢注駒形麟色牛角仁而愛人師古曰非白象也晉說是矣 南

郡獲白虎威鳳為寶 服虔曰威鳳鳥名也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也與尚書鳳皇來儀同意師古曰晉說是

朕之不明震于珍物 服虔曰震驚也蘇林曰震動也珍物瑞應也師古曰蘇說是也獲珍物而心感動也

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

萬歲宮神爵翔集 晉灼曰黃圖汾陰有萬歲宮是時幸河東 朕之不德懼不能

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民一

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賑貸物勿收行

所過勿出田租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 李奇曰弛廢也謂若

今徒解鉗鈇赭衣置任輸作也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漢儀注長安

弛音式 及應募飲飛射士 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飲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

如淳曰呂氏春秋荆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度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

劍赴江刺兩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圭後世以為勇力之官茲飲音相近

臣瓚曰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曰飲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繪織

弋鳥鴈歲萬頭以供祀宗廟許慎曰飲飛官便利也便利繪織以弋鳥鴈故曰飲

飛詩曰挾拾既飲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

其便利經疾若飛故號飲飛弋鳥鴈事自使飲飛為之非取飛鳥為名瓚說

失之飲 羽林孤兒 應劭曰天有羽林大將軍之星林諱若林木之盛羽音次

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 胡越騎三河潁川沛

孤兒少壯令從軍漢儀注羽林從官七百人 胡越騎三河潁川沛

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

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彊弩將軍許延

壽擊西羌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

為破羌將軍與兩將軍竝進 師古曰兩將軍即趙充國許延壽 詔曰軍旅

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

二年者皆毋朝 師古曰朝來年之正月 秋賜故大司農朱邑子黃金

百斤以奉祭祀後將軍充國言屯田之計語在充國傳

二年春二月詔曰廼者正月乙丑鳳皇甘露降集京師

羣鳥從以萬數朕之不德屢獲天福祇事不怠其赦天

下夏五月羌虜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玉曾非首 文穎曰羌

胡名大帥為酋如中國言魁非首其名也如淳曰酋音酒醕熟師古曰文說失矣酋者自是魁帥之稱而此酋不當其義也蓋首惡者唱首為惡也大豪

者魁帥也。楊玉及曾非皆人名。言斬此二人之首級耳。既已言大豪不置。當重言曾且趙充國傳。又云曾非楊玉首。此其明驗也。曾音才由反。

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揮鄭氏曰。揮音灼。音田。師古曰。鄭音是也。

將人眾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皆封列侯。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有

罪。下有司自殺。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師古曰。名王者。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

賀正月。始和親師古曰。賀來歲之正月。

三年春。起樂游苑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又關中記云。宣帝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樂游。案其處則今之所呼樂游廟者是也。其餘基尚可識焉。

蓋本為苑。後因立廟。平樂音來各反。三月丙午。丞相相薨師古曰。魏

而奉祿薄師古曰。奉音扶用反。欲其母侵漁百姓難矣晉灼曰。許慎云。捕魚之字。

也。師古曰。漁者若言漁獵也。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食一斛。則益五斗。

四年春二月。詔曰。廼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嘉瑞竝見。

修興泰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師古曰。為音于。為反。

鸞鳳萬舉。蜚覽翺翺。集止于旁師古曰。萬舉猶言舉以萬數也。蜚古飛字也。言鸞鳳飛翔覽觀也。

都邑。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師古曰。鬯香酒。所以祭也。

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嚮。

海內承福師古曰。嚮讀曰饗。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

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四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

尤異。秩中二千石師古曰。霸舊已二千石矣。今增為中二千石。以寵異之。此與地節三年。增膠東相王成秩。其事同耳。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及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

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

各一人。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師古曰。呼留若者。王之號也。勝之。共人名。

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十一月。河南太

守嚴延年。有罪弄市。十二月。鳳皇集上林。

劉攽曰。按百官表注。當云律百石奉月十六斛。

丘濬曰鳳皇之名載在經籍世其有識其狀者乃宣帝即位至此凡五見矣抑何多哉其所謂鳳者果真鳳乎

劉攽曰行禮下多樂字陳仁子曰宣帝待吏之苛而民獨不苛似知治要者然勿行苛政之詔止因嫁娶酒食小節而發又不條具其大者其事亦未盡善也

五鳳元年應劭曰鳳皇五至因以改元云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夏赦徒作杜陵者冬十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弄市

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增薨師古曰韓增秋八月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愆過也言人無恩德不相飲食則闕乾餱之事為過惡也乾音干餱音侯勿行苛政冬十一月匈奴呼遼累單于帥眾來降師古曰遼古速字累音力迨反封為列侯十二月平通侯楊惲師古曰惲音於吻反坐前為光祿

勳有罪免為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吉薨師古曰丙吉也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詔曰往者匈奴數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

未能綏安匈奴虛閭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

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為呼韓邪

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竝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

死者以萬數畜產大耗什八九人民饑餓相燔燒以求

食因大乖亂單于閼氏服虔曰閼氏音焉支子孫昆弟及呼遼累

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以下師古曰伊秩訾且渠當戶皆匈奴官號也訾音

子移反且音子余反將眾五萬餘人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

朝賀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齋戒郊上

帝祠后土神光竝見或興于谷燭耀齊宮十有餘刻師古曰燭亦照也刻者以漏言時也

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

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張晏曰。門外闕內。行馬之裏樹也。

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竝觀。朕之不敏。懼不能任。婁蒙嘉瑞。獲茲祉福。師古曰。婁古屢字。書不云乎。雖

休勿休。祇事不怠。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言雖見褒美。勿自以為有德美。當敬於事無怠惰也。公卿

大夫其勗焉。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五日。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置西河

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服虔曰。谷音鹿。師古曰。蠡音洛。奚反。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應劭曰。壽昌職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見食貨志。省轉漕。賜爵關內侯。夏四月辛

卯晦。日有蝕之。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

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冤獄。察擅為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銖音殊。婁音力于反。二月丁巳。

大司馬車騎將軍延壽薨。文穎曰。許延壽。夏四月。黃龍見新豐。

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冬。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尊為定陶王。師古曰。尊音救。詔曰。廼者

鳳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師古曰。稿音口老反。

神光竝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師古曰。一算減錢三

也。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四月。遣

護軍都尉祿。將兵擊珠崖。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

胡纘宗曰匈奴之可也單于來朝以品叙次之禮也而欲以客禮待之如周家後則過矣隆按以客禮待之平望之議詳具可奴也

冬十二月。行幸黃陽宮。應劭曰宮在鄂秦文王所起。伏臘曰在扶風。李斐曰。黃音倍。師古曰。應說李音是也。屬玉觀。服虔曰。以玉飾。因名焉。在扶風。李奇曰。屬玉音駕。其上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欲於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禮。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戩。文穎曰。遂徧也。發行也。言契能使其民率禮。不越法度。徧承視其教令。奉順而行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整齊也。師古曰。此商頌長發之詩。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方之外也。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隆按單于來朝自是盛事而上登長平阪單于左右皆列觀而稱萬歲尤為稀占奇觀班史亦形容得出

隆按匈奴遂定一句結得斬截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獬來朝。應劭曰。獬音若。李奇曰。獬音山。師古曰。音音古奚反。獬音刪。又音先安反。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道單于先行。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也。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阪。如淳曰。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陸城阪也。詔單于毋謁。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師古曰。觀示也。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晉灼曰。功車騎都尉昌。韓昌。韓昌曰。文穎曰。不知姓。晉灼曰。百官表。唯記三輔郡。以上若此。皆不見姓。無從知之。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孟康曰。前光祿城。徐自為所築城。詔北邊振穀食。郵支單于遠道。師古曰。郵音質。匈奴遂定。詔曰。廼者鳳皇集新蔡。羣鳥四

隆按諸儒講五經同異詳儒行傳

真德秀曰舊說以為宣帝平時尚嚴至黃龍初熱知治體始務

面行列。皆鄉鳳皇立。以萬數。師古曰。行音胡朗反。其賜汝南太守

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

民爵二級。母出今年租。三月己丑。丞相霸薨。文穎曰。詔黃霸。

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

稱制臨決焉。廼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

士。冬。烏孫公主來歸。應劭曰。楚王女解憂。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

宮宣室閣火。

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冠元焉。師古曰。漢注云。此年二月。黃龍見黃漢郡。故改年。然則應說非也。見新豐者。於此

五載。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

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

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

所疾若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

禁姦邪。縱釋有罪。為不苟。或以酷惡為賢。皆失

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

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

文而已。師古曰。雖有其文。而實不副也。簿音步戶反。務為欺謾。以避其課。師古曰。謾音慢。

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師古曰。言無所委任。諸請詔省

卒徒。自給者皆止。應劭曰。時有請云。詔使出者。省卒徒。以其直自給。不復取粟。假雖有進入於官。非舊章也。故絕之。張

晏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宜有以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奉祿。自省其徒。衆以取其寡者。或自給。於是益吏緣以為利。所得多於本祿。故絕之。如淳曰。是時有所省卒徒。而群臣有請之。以自給官府者。先時御史察計簿

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母相亂。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

道。入紫宮。蘇林曰。皆星名。夏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

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

材。自今以來。毋得舉。韋昭曰。吏六百石者。不得復舉為廉吏也。冬十二月申戌。

行寬大。今玩其辭。意正謂吏不。禁奸邪。縱釋有罪。為非而欲察。計簿之欺謾。非實者。乃是欲加嚴耳。非真務行寬大也。茅坤曰。此詔即綜覈名實之大端。

隆按宣帝綜核名實。察見淵魚。以故趙蓋韓楊。咸不得其死。炎。劉之元氣索矣。于時則地震山崩。日食星孛。又宗廟墮。太上皇廟。孝文廟。未央宮火。帝亦可

以省恤矣而方
且婦飾以誇衆
不曰恩風則曰
甘露不曰神爵
則曰金芝不曰
玄稷則曰黃龍
乃又幸甘泉郊
泰時告宗廟廢
上帝今年改元
賜年易號賜爵
賜封賜金賜帛
幸無虛廢綜核
名實者願若是
平史稱帝中興
作德殷宗周宣
讓者曰帝蓋基
禍之主非所以
語中興也

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年十八即位即
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二

癸巳尊皇太后

曰太皇太后

師古曰於此已書尊太皇太后而元紀之首又重書之
然尊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宜同一時則元紀爲是而此
紀誤重之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
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
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遵值匈奴乖亂。推亡
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
嗣。可謂中興。俸德殷宗周宣矣。

漢書評林卷之八終

漢書評林卷之九

元帝紀第九

孝元皇帝

荀悅曰諱爽之字曰盛應劭曰諱法
行義悅民曰元師古曰爽音式亦反

宣帝太子也。母

曰共哀許皇后

張晏曰禮婦人從夫諱閱其見
殺故兼二諱師古曰共讀曰恭

宣帝微時。生

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爲太子。

師古曰宣帝即位
之明年改元曰本

始本始凡四年而改元曰地節地節三年立皇太子若初即位年二歲則立
爲太子時年九歲矣又宣帝以元平元年七月即位而外戚傳云許后生元
帝數月宣帝立爲帝是則即位時太子未
必二歲也參校前後衆文此紀進退爲錯 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

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

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甲子學號刑
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

罪而誅。

師古曰憚
音於吻反 嘗侍燕從容言。

師古曰從
音千容反 陛下持刑

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
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
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

師古曰眩亂視
也音胡晒反

不知所守。何

劉攽曰此言二
歲宣帝即位指
諭年改元爲即
位耳若春秋諸
公也

隆接先次太子
柔仁一段起下
文疏太子案
又接柔仁好儒
一句概帝之生

吳京曰曰大臣
則刑不上大夫
曰坐刺譏詞語
則罪非殺無赦
此春秋書法也
張拭曰漢家合
于王道者如約
法三章爲義帝

發要亦未免
有假之之意其
誠小字則其雜
伯固有自來

隆按俱從微起
應前微字

足委任。廼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

陽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

張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

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肯焉。黃龍元年十二月，宣帝崩，癸

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蘇林曰：上

官皇后曰皇太后。文穎曰：叩成王皇。后，母養元帝者也。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臣瓚曰：自崩至

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也。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吏二千石以下錢

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三月，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將王

舜為平安侯。丙午，立皇后王氏。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

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師古曰：振起。之，令有作業。貲不滿千錢者，賦

貸種食。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貸音土，載反。種音之勇反。封外祖父平恩戴侯。同

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文穎曰：戴侯許廣漢。夏

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

地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方

田作時，朕憂蒸庶之失業。師古曰：蒸，衆也。臨遣光祿大夫褒等

十二人，循行天下。應劭曰：自臨面約，乃遣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存問耆老鰥寡

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師古曰：失職，失其常業。延登賢俊，招顯側陋。

因覽風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師古曰：相者，守也。諸侯王相也。

守郡。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合之內，和親庶幾，庶無

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也。言君能任賢，股肱之

臣皆得良善。則衆事安寧。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又曰：關東今年穀不

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

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師古曰：湖，深水。勿租賦。賜宗室有

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師古曰：二駟，八匹。三老孝者，帛五匹。弟

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師古曰：以五十戶為

王登曰：此即先
王春省耕之法

陳仁子曰元帝天資本善心術本正其咎在不辨忠邪而不在遵守恭儉恭顯之邪而不能去望之更生之志而不能保故雖減宮室去珍奇僅不至于亡而已終不足以致太平之治真德秀曰元帝詔令為民而下者甚衆然恭顯用事朝無政一豈能使民實被上澤

陳仁子曰元帝曾無甄別之見人皆指恭顯用事而恭顯反指

大臣用事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又指正人為邪恭顯不罷而為定國廣德則恭顯不殺而望之張猛則自殺則雖數赦天下之災愈不可弭乎

率共

賜之 六月以民疾疫令大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

振困乏秋八月上郡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

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詔曰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保治師古曰保安也惟

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師古曰論語稱閔子騫云仍舊貫帝自謙言不足充入先帝之

宮室故引以為言也其令諸官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師古曰繕補也太

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師古曰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

百戶牛酒立弟竟為清河王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霸

為王詔罷黃門乘輿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焉水衡禁園

宜春下苑師古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少府飲飛外池如淳曰漢儀注

飲飛具增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是故有池也嚴籞池田晉灼曰嚴籞射苑也假與貧民詔曰

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

寧考終厥命師古曰考老也言得壽考終其天命今朕恭承天地託于公

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竝臻連年不息乃二

月戊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

獮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眾師古曰獮道屬天水凡府庭所在皆

謂之寺獮音完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天惟降災震驚朕師師古曰

治有大虧咎至於斯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

未知其序師古曰鬱不通之意也序次也間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

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閱之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

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毋有所

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

將親覽焉夏四月丁巳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

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師古曰第十一爵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

級列侯錢各二十萬五大夫十萬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六月關

李德裕曰。樂紂而天下之惡歸焉。樂紂以拒諫。元帝以信讒而殺抑又甚焉。王業既衰。百成哀。陵替纒三世而王莽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信哉。隆按。恭顯謂殺望之。詳其本傳。隆按。詳其本傳。珠厓詳具本傳。

東飢。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於心。師古曰。慘痛也。怛悼也。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導。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十二月。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之。令自殺。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師古曰。此諸侯謂諸侯王也。珠厓郡山南縣反。博謀羣臣。待詔買捐之。以為宜棄珠厓。救民饑饉。乃罷珠厓。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詔曰。廼者火災降於孝武園館。朕戰栗恐懼。不燭變異。咎在朕躬。師古曰。燭。照也。羣司又未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以寤焉。

百姓仍遭凶阨。無以相振。加以煩擾。苛吏拘牽。虛微文。不得永終性命。朕甚閔焉。其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鄭氏曰。煬音供。養之義。封故海昏侯賀子代宗為侯。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媿合苟從。未肯極言。師古曰。媿與儉同。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師古曰。不急之事。故云非業也。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眾。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得上意。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行

隆按。于是言事者衆。與上兩語。未肯極言。句相應。一本人人止一人字。

所過。無出租賦。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

文穎曰。姓姬名延。年其祖父姬嘉本。

周後武帝元鼎四年封為周子南君。令奉周祠。師古曰。承休國在潁川。

位次諸侯王。三月。行幸雍。

祠。五時。夏四月。有星孛于參。詔曰。朕之不逮。序位不明。

師古曰。逮及也。言官人之位失其次序。眾僚久慮。未得其人。元元。

失望。上感皇天。陰陽為變。咎流萬民。朕甚懼之。廼者關

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天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

匍匐救之。師古曰。掘國谷風之詩也。言見人。其令大官毋日。

殺。所具各減半。師古曰。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師古曰。秣。

供也。以粟秣食之也。正事謂駕。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

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纁纁為首服。統素為冬服。

兩反。即今之方目紫也。統素。北假田官。晉灼曰。匈奴傳。秦始皇渡。

河。據陽山。北假中。王莽傳。五原。北假。齊。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母置員。以廣學。

者。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騾。三老孝者。帛人。

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戶。牛酒。

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

產之令。應劭曰。舊時相保。一人有過。皆當坐之。師古曰。特為。令從。

官給事官司馬門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師古曰。從。

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宮司馬門者。宮之外門也。衛尉有八屯。冬。

十一月丁未。御史大夫貢禹卒。衛司馬谷吉。使匈奴不。

還。師古曰。即衛尉。八屯之衛司馬。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赦雲陽徒。賜民爵。

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出租賦。二月。詔。

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

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

三月。詔曰。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

衣冠之為。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為非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祭。祀不非。宗廟而毀之。非禮則宗神靈。若存能不發怒。于孫乎元帝。疫疾而憂。祖宗。既資也。以此。師古曰。吉事附。載陳湯傳中。

隆按此語用令字。罷字賜字省。字除字起句分。六段總之。只是恤民。秦觀曰。漢之制度不合于六藝。之文者多矣。使元成等徒知。廟國寢便殿祭。祀之為過。而不知神仙長年。今歡增成。飛廉象。欲之為過也。知廟在都國月遊。

陳仁子曰按昭
書云王人在位
吉士彙蔽不知
王人指誰邪謂
恭顯邪謂堪則
邪謂恭顯則不
可除謂堪則不
不待除觀京房
之對曰上所最
信任與圖在惟
信之中者是矣
而帝再三托以
未論既論亦不
能龍是知之者
反不若不知之
爲愈也

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服虔曰壬人佞人也而吉士雍蔽。師古曰吉掩也。大雅卷阿之詩曰。鴛鴦王多吉士。雍讀曰壘。重

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師古曰。爲薄俗所漸。染也。重音直用反。去禮義。觸刑

法。豈不哀哉。繇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

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師古曰。此皆謂遇赦新免

罪者也。故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爲

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是月

雨雪。隕霜傷麥稼。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晉灼曰。或無稼字。或稼字在秋下。稼或作桑。或

作稼。五行志。永光元年三月。隕霜殺桑。九月二日。隕霜殺稼。天下大饑。言傷麥稼。秋罷是也。師古曰。晉說得之。秋者謂秋時所收。殺稼也。秋罷者言至秋時無所收也。

二年春二月。詔曰。蓋聞唐虞象刑。而民不犯。師古曰。象刑解在武紀

殷周法行。而姦軌服。師古曰。軌與兇同。亂在外曰姦。在內曰軌。今朕獲承高祖

之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夜戰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嘗

有忘焉。然而陰陽未調。三光晦昧。師古曰。晦與暗同。元元大困。

流散道路。盜賊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是皆

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耻。爲民父母。若

是之薄。謂百姓何。師古曰。言何。以撫臨百姓。其大赦天下。賜民爵一

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

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中二千石以下。至中都官長

吏。各有差。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級。三

月壬戌朔。日有蝕之。詔曰。朕戰戰栗栗。夙夜思過。失不

敢荒寧。師古曰。荒廢也。不取廢事而自寧。惟陰陽不調。未燭其咎。婁敕公

卿。日望有效。師古曰。婁。古屢字。至今有司執政。未得其中。施與

禁切。未合民心。師古曰。施。惠。薄。薄。禁令煩苛。暴猛之俗。彌長。和睦之道

日衰。百姓愁苦。靡所錯躬。是以氛邪歲增。侵犯太陽。師古曰。非正氣也。太陽日也。正氣湛掩。日久奪光。師古曰。湛。讀與沈同。湛掩者見掩而湛沒。

隆按上失其道
四句與前詔德

廼壬戌。日有蝕之。天見大異。以戒朕躬。朕甚悼焉。其令
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夏六月。詔
曰。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
成功。困於饑饉。亡以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
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
奉世擊之。八月。以太常任千秋為奮威將軍。別將五校
並進。師古曰。別領五校之
兵。而與右將軍並進。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夏四月
癸未。大司馬車騎將軍接薨。師古曰。
王接。冬十一月。詔曰。廼
者已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師古曰。中
讀曰仲。盜賊竝起。吏何
不以時禁。各悉意對。冬。復鹽鐵官。博士弟子員。以用度
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
四年春二月。詔曰。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百姓婁遭

不能覆四句意
同。茅坤曰。漢時亦
貸貧民勿收責
此即周禮服息

凶咎。加以邊竟不安。師旅在外。師古曰。竟
讀曰境。賦歛轉輸。元元
騷動。窮困亡聊。犯法抵罪。夫上失其道。而繩下以深刑。
朕甚痛之。其赦天下。所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祠
五時。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詔
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
朕掩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
師古曰。眩。視亂
也。音胡。晒。反。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李奇曰。
還。反也。邪說空
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
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廼六月晦。日有
蝕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師古曰。小雅十月之交
之詩也。孔。甚也。言災異
既多。百姓
甚可哀。憇。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
輔朕之不逮。師古曰。慎。書咎繇謨云。慎厥身。修思永。言當慎
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故此詔云。慎身修永也。直
言盡意。無有所諱。九月戊子。罷衛思后園。及戾園。服虔
曰。戾。

隆按此紀中凡
書宗廟罷寢園

漢書卷九
七

宗廟復寢園之類其詳附章立成傳中

太子母也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諸陵總屬三輔。

師古曰。先是諸陵總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服

曰。元帝所置。陵未有名也。故曰初。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

情所願也。頃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

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

慕之心。家有不妥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害。關中有

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

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師古曰。大雅民勞之詩也。止。語助也。迄。至也。康。安也。言人勞已久。至此可以小安。逸

之。施惠京師。以及四遠也。今所為諸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咸安。土樂

業。亡有動搖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罷先后父母

奉邑。應劭曰。先后為其父母。置邑守冢。以奉祭祀。既已久遠。又非典制。故罷。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

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臣瓚曰。告。休股。

王禕曰。宋庠紀年通譜。義取建立昭明之義。

也。師古曰。從官。即上侍從之官也。言凡為吏。為從官。其本縣有被害者。皆與休告。士卒還歸。冬。上幸長楊

射熊館。師古曰。射音食。亦反。布車騎。大獵。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

孝惠皇帝寢廟園。

建昭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畤。秋八月。有白蛾。羣飛

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如淳曰。三輔黃圖。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曰宣平城門。其外郭曰東都門也。師古曰。

蛾。若今之蠶。蛾類也。音五何。反。枳音只。枳道。解在高紀。冬。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

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益三河郡太守秩。戶十二萬。為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

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樹折屋壞。淮陽王舅張博。

魏郡太守京房。坐窺道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師古曰。道。讀。

博要斬。房棄市。

陸按張博事具淮陽王傳中

隆按延壽湯矯制誅郵支詳具本傳

劉子暈曰楚子以宋鹹示文姜君子曰戎事不逾女器譏之也元帝以獲郵支圖上祀郊廟下以為婦之悅失禮甚矣其事雖微史臣詳著之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

丞相玄成薨。

師古曰。韋玄成。

秋。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

校尉陳湯。

師古曰。言延壽及湯。本充西域之使。故先言使。而後序其官職及姓名。

橋發。戊己校尉

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郵支單于。

師古曰。橋。與矯同。矯。託也。實不奉詔。詐以上命。

發兵。故言矯發也。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郵音實。

冬。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邸

師古曰。縣。古懸字也。蠻夷邸。若今鴻臚客館。

四年春正月。以誅郵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

壽。置酒。以其圖書。示後宮貴人。

服虔曰。討郵支之圖書也。

夏四月。詔

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懼不克任。間者陰陽不

調。五行失序。百姓饑饉。惟烝庶之失業。臨遣諫大夫博

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

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相將九卿。其帥意毋怠。使

朕獲觀教化之流焉。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沙

石雍。霸水。安陵岸崩。雍涇水。水逆流。

孟康曰。安陵岸。惠帝陵旁。涇水岸也。師古曰。雍

讀曰

五年春正月。詔曰。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

就。崇敬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今

朕獲保宗廟。兢兢業業。匪敢懈怠。

師古曰。解讀曰解。

德薄明暗。

教化淺微。

師古曰。暗讀與暗同。

傳不云。庠。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

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帛。

又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

勸民。無使後時。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今不長之吏。覆案小罪。

師古曰。覆

音方目反

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

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

師古曰。申重也。一曰。約束之耳。

夏六

月庚申。復戾園。壬申晦。日有蝕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

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

文顯曰高

祖已自有廟在長安城中。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衛思后。戾太子母也。

竟寧元年

師古曰。此詔云。邊垂長無兵革之事。竟寧者。終極之言。言永安寧也。

春正月。匈奴虜韓

邪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邳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罪。

虜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復修朝賀之禮。願保

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賜單

于待詔掖庭王橋為閼氏

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王橋。王氏女。名橋。字昭

君。蘇林曰。閼氏音焉支。如漢皇后也。師古曰。橋音姊。

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

師古曰。

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二月。御史大夫延壽卒

師古曰。即繁延壽也。

三月癸未。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

昭太后寢園。夏。封騎都尉甘延壽為列侯。賜副校尉陳

湯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

臣瓚曰。帝

年二十七即位。即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孝

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秋七月丙戌。葬渭

陵。臣瓚曰。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

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

應劭曰。元成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則彪自說也。外祖

金敬也。

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

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鼓琴

瑟。吹洞簫

如淳曰。簫之無底者。

自度曲。被歌聲

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

也。荀悅曰。被聲。能播樂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被音皮。義反。

分判節度

章昭曰。判。切也。謂能分切句絕為之。節制也。判

音千。本反。

窮極幼眇

師古曰。幼眇。讀曰要妙。

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

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

師古曰。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迭互而為丞相。

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

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一本五月上有
鄭樵曰元成二
贊別紀所聞不
立褒貶獨得馬
遷之宗
隆按班淑于孝
宜贊其技巧工
匠于孝元贊其
吹簫鼓瑟寓聆
意于聚中深得
史臣之體
洪適曰四相當
優柔不斷之朝
無所規救故班
史特揭而書之
雖不著有過而
過自彰矣
李德裕曰固言
未盡其僻此蓋
儒而不才權移
所優游不斷也

隆按其陳功罪
已封侯矣尋即
奪之而追其既
沒始復其子若
孫即此一節贊
所謂優游不斷
非耶詳具本傳

漢書評林卷之九終

漢書評林卷之十

成帝紀第十

孝成皇帝

荀悅曰諱驚字太孫驚之字曰俊應劭曰諱法安民立政曰成師古曰驚音五到反

元帝太子也

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

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畫

堂畫九子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為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

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

帝崩元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寬博謹慎初居桂

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桂宮在城中近北宮非太子宮

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

張晏曰門

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

不敢絕馳道

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師古曰絕橫度也

西至直城門

晉灼曰黃圖西出南頭第二門也

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

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乃著令令太

子得絕馳道云

師古曰言云者此舉著令之文

其後幸酒樂燕樂

晉灼曰幸

酒好酒也師古曰幸酒晉說是也樂燕樂者論語稱孔子云損者三樂樂驕樂樂逸遊樂燕樂損矣燕樂燕私之樂也

上不以為

陰接通字與上急字相顧

隆按史丹輔助太子詳具本傳又按先帝尤愛太子應前宣帝愛之句

隆按以下歷紀災異蓋漢至元成中衰之漸故此妖孽之屢見如此

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
意欲以恭王為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
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
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
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乙未。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
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七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文穎曰。宣帝父。史皇孫廟。
立故河間王弟上郡庫令良為王。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
有星孛于營室。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屬水衡。
二月。右將軍長史姚尹等。使匈奴還。去塞百餘里。暴風
火發。燒殺尹等七人。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王太后。
公主王主。吏二千石黃金。張晏曰。天子女曰公主。秩比公也。王主。王之女也。師古曰。王主則翁主也。

王自主婚

故曰王主。宗室諸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

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吏民

五十戶牛酒。詔曰。廼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于東方。

始正而虧。如淳曰。言始即帝之正。而有彗星之虧也。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

正厥事。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載武丁之臣祖乙之辭也。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遭遇災變。則正其行事。修德以應之。羣

公孜孜。帥先百寮。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已。

毋行苛刻。其大赦天下。使得自新。封舅諸吏光祿大夫。

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應劭曰。百官表。諸吏得舉法案劾。職如御軍卿大夫為。史中丞武帝初置。皆兼官所加。或列侯將

之無員也。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

霧四塞。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六月。有青蠅。無萬數。

周古曰。言其極多。雖欲以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服虔曰。殿中者。服說是矣。坐音才臥反。公卿以下朝會坐也。師古曰。朝臣坐之在宮。

二十五所。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應劭曰。案京

茅坤曰。其人得
意之象

房易傳云君弱如婦。九月戊子。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

蛇形貫紫宮。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是

日大風拔甘泉時中大木十章以上。師古曰。章與圍同。郡國被

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師古曰。什四謂田畝所取十損其四。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曰。

廼者徒泰時。后土于南郊北郊。朕親飭躬。郊祀上帝。師古曰。師

曰。飭。整也。與救同。皇天報應。神光竝見。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

勞。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謂供具。張設他皆類此。赦奉郊縣長安長陵。應劭曰。天

城南。地郊在長安城北。長陵界中。二縣有奉郊之勤。故一切竝赦之。及中都官耐罪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

府。減天下賦錢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閏月。以渭城

延陵亭部為初陵。二月。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

人。師古曰。內郡謂非邊郡。三月。北宮井水溢出。辛丑。上始祠后土

于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師古曰。許嘉女。罷六廐技巧官。師古曰。

曰。謂巧。藝之技耳。非倡樂之技也。夏。大旱。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縣。師古曰。樊

及亢父。東平之二縣也。亢音抗。父音甫。秋。罷太子博望苑。文穎曰。武帝為衛太子。作此苑。令受賓客也。

以賜宗室朝請者。師古曰。請音才。性反。減乘輿廐馬。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一級。諸逋租賦

所振貸勿收。秋。關內大水。七月。虎上小女陳持弓。聞大

水至。走入橫城門。闕入尚方掖門。服虔曰。虜音斯。應劭曰。虎

持弓名也。無符籍。妄入宮曰闕。掖門者正門之傍小門也。如淳曰。橫音

光。三輔皇圖北而西頭第一門。師古曰。掖門在兩傍。言如人臂掖也。至

未央宮鈞盾中。吏民驚上城。九月。詔曰。迺者郡國被水

災。流殺人民。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師古曰。訛。僞言

吏民驚恐。奔走乘城。師古曰。乘。登也。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

元元寃失職者衆。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業。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

蓋聞天生衆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

楊慎曰。列子有
牢有闕子之句
闕義與闕同

蓋按合兩詔而
並觀之。有君臣
常各任其責之
意

則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師古曰昆衆也人君不德。謫見天地。災

異婁發。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攀錯不中。乃戊申日蝕

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女無面

從退。有後言。師古曰。虞書益稷之篇云。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後則有謗。詭之言也。故此詔引之。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

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越巒山崩

四年春。罷中書宦官。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弘恭爲令。石顯爲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專權用事。至成帝乃罷其官。初置尙書員五人。

師古曰。漢舊儀云。尙書四人爲四曹。常侍尙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尙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尙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尙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主斷獄事。夏四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五月。中謁者丞陳臨

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應劭曰。豐爲長安令。治有能名。擢拜司隸校尉。臨素與豐有怨。見其尊顯。畏爲已害。拜訖。未出。使人刺殺。秋。桃李實。大水。河決東郡金隄。師古曰。金隄者。河隄之名。

劉子輦曰。以此紀成帝之時。紀綱不肅。甚矣。殺人不忌。曰賊。况近在宮掖耶。國柄移于王氏。不足怪也。

今在渭州界。冬十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

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師古曰。兗州。豫州之地。

校尉王延世。隄塞輒平。其改元爲河平。賜天下吏民爵

各有差。夏四月己亥晦。日有蝕之。既詔曰。朕獲保宗廟。

戰戰栗栗。未能奉稱。師古曰。謂不副先帝之業。傳曰。男教不修。陽事

不得。則日爲之蝕。天著厥異。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

悉心。以輔不逮。百寮各修其職。惇任仁人。退遠殘賊。師古曰。惇。厚也。遠。離也。遠音于萬反。陳朕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六月。罷典

屬國。并大鴻臚。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冶鐵飛。語在五行志。夏六月。封

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爲列侯。

三年春二月丙戌。犍爲地震。山崩。師古曰。犍音其言反。又其連反。雍江

水逆流。師古曰。雍音壘。其下皆同。秋八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光祿

水逆流。

水逆流。

水逆流。

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師古曰言中以別外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

於天下。師古曰言令陳農為使而使之求遺書也。上使音所吏反。下使讀如本字。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

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二月。單于罷歸國。三月癸

丑朔。日有蝕之。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

河之郡。師古曰巡行而舉其狀也。瀕水。水所毀傷。困乏不能

自存者。財振貸。師古曰財與裁同。謂量其等差而振貸之。其為水所流壓。死不

能自葬。令郡國給椁槨葬埋。師古曰椁槨謂小棺。椁音衛。槨音讀。已葬者與

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文穎曰冗散也。散廩食使也。如淳曰散著人間給食之官賞其直也。謹遇以文理。無令失

職。師古曰勿使失其常理。舉惇厚有行。能直言之士。壬申。長陵臨

涇岸崩。雍涇水。夏六月庚戌。楚王囂薨。山陽火生石中。

改元為陽朔。

隆按王章以劫風得罪詳具元后傳

陽朔元年。師古曰朔始也。以火生石中言陽氣之始。春二月丁未晦。日有蝕之。

三月。赦天下徒。冬。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二年春寒。詔曰。昔在帝堯。立羲和之官。應劭曰。位官堯典曰乃命羲和。羲氏

和氏。世掌天地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

時雍。應劭曰。黎衆也。時是也。雍和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也。師古曰。此虞書堯典之辭也。今尚書作變。而此紀作蕃。兩說並通。蕃音扶

元明以陰陽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

之。師古曰。謂為輕小之事也。所奏請。多違時政。李奇曰。時政月令也。傳以不知

周行天下。師古曰。言遷相因循以所不知之事。施設教命。周徧天下。而欲望陰陽和調。

豈不謬哉。其務順四時月令。三月。大赦天下。夏五月。除

吏八百石。五百石秩。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秋。關東大水。流

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應劭曰。天井。在

在壺關。五阮在代郡。師古曰。苛細刻也。阮音其遠反。苛音何。

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八月甲申。定陶王康薨。九月。奉使者不稱。詔曰。古之立太學。將

隆按權移王氏政自乖違以故傷天地之和而陰陽失序帝道各公卿大夫之奏請過矣

許應元曰以博士奉使不稱職故下詔令公卿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

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原。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是歲御史大夫張忠卒。師古曰。史不記。其月。故書之於歲末。其下王駿亦同。
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師古曰。逐捕之事。須有發與皆依軍法。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
四年春正月。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師古曰。洪範尚書篇名。箕子為周武王所說。洪大也。範法也。八政。一曰食。蓋王政之所先。故以為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師古曰。言倉廩充盈。則家家自足。人不犯禁。無所用刑也。先帝勸農。晉灼曰。勸勉也。師古曰。其字從力音時召反。薄其

陸接孝弟力行者而與力田同科蓋洪範首食之意

租稅。寵其強力。師古曰。謂優德力田之人。令與孝弟同科。師古曰。謂每賜也。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之。師古曰。師古曰。春位在東。耕者始作。故曰。矯。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師古曰。阡陌。田間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蓋秦時高鞅所開也。勞來。勸勉之意也。書不云乎。服田力耜。乃亦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屬其勞力。乃有秋收也。師古曰。此商書盤庚之辭。其勗之哉。二月。赦天下。秋九月壬申。東平王宇薨。閏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師古曰。于定國子。
鴻嘉元年春二月。詔曰。朕承天地。獲保宗廟。明有所蔽。德不能綏。刑罰不中。衆冤失職。趨闕告訴者不絕。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師古曰。序。次也。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焉。師古曰。蒙。被也。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文穎曰。此尚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師古曰。咎。在厥躬。平王自謂。故帝引之。以自責耳。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師古曰。天子自臨。敕而遣。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公

茅坤曰。舉冤獄而止及三輔何

也

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稱朕意焉。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壬午。行幸初陵。赦作徒。師古曰。徒人之在陵作役者。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師古曰。戲水之鄉也。音許宜反。奉初陵。賜百戶牛酒。上始為微行出。張晏曰。於後門出。從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白衣組。轎軍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冬。黃龍見真定。

二年春。行幸雲陽。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師古曰。蜚古飛字也。歷階謂以次而登也。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師古曰。傳。讀曰敷。敷。陳也。令其陳言。而省納之。乃試以事也。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師古曰。逸。通也。教

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樂業。咸以康寧。朕承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婁困於飢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以率道。師古曰。道。讀曰導。帝

王之道。日以陵夷。

師古曰。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類替若丘陵之漸平也。又曰。陵。遲也。言如丘陵之透遲稍卑下也。他

皆類。意廼招賢選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匡

朕之不逮。夏。徙郡國豪桀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師古曰。並於昌陵賜之。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師古曰。賈。讀曰價。大旱。秋八月乙卯。孝景廟闕災。冬十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師古曰。篡。取也。盜庫兵。自稱山君。

四年春正月。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師古曰。冗。散失其事。業也。冗。音人勇反。青幽冀

青幽冀

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師古曰。錄而內之。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師古曰。務有以全活之。思

稱朕意。秋。渤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冬。廣漢鄭躬等黨與寢廣。師古曰。寢。古漫字。漫。漸也。犯歷四縣。衆且萬人。拜河東

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師古曰。賊黨相捕斬而來者。赦其本罪。旬月平。遷護爲執金

吾。賜黃金百斤。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師古曰。藏冰之室。戊午。戾

后園闕火。夏四月。封婕妤趙氏父臨。爲成陽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爲新都侯。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師古曰。趙飛燕也。即上所謂婕妤趙氏。大赦天下。秋七月。詔

隆按立趙皇后詳具外戚傳陳仁子曰成帝天資本善如勇

于去恭顯罷諸祠輕賦租皆可一節治至于昌陵向之節雖曰因劉改過亦世所難及惜乎溺意女色委政外家以貽國家之禍小節雖善而大軀未出于善君子少之隆按劉向疏罷昌陵詳具本傳

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師古曰。言不過聽將作大匠萬年。師古曰。過。誤也。萬年解。萬年也。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

殿門內。尙未加功。臣瓚曰。天子之藏。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尙未加功。師古曰。中陵。陵中正寢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客土也。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師古曰。惟。思也。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

毋有動搖之心。立城陽孝王子偃爲王。如淳曰。偃。音里。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師古曰。宣帝王皇后也。

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未

夜。星隕如雨。乙酉晦。日有蝕之。詔曰。乃者龍見于東萊。

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師古曰。郵。與尤同。謂過也。朕甚懼焉。公卿申救百寮。深思天誠。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

所振貸貧民。勿收。又曰。關東比歲不登。師古曰。比。類也。吏民以

義。取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

師古曰。取食貧人。謂收取

而養食之。助縣官振贍。謂出物以助郡縣之官也。已賜直。謂官賜其所費直也。今方更加爵及免賦耳。食讀曰飯。

其百萬以

上。加賜爵右更。

師古曰。第十四爵也。更音工。行反。

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

也。遷二等。

師古曰。先已為吏。則遷二等。

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

師古

曰第九爵也。

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

歲。萬錢以上。一年。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畤。十二月。詔

曰。前將作大匠萬年。知昌陵卑下。不可為萬歲居。奏請

營作。建置郭邑。妄為巧詐。積土增高。多賦歛繇役。與卒

暴之作。

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急也。

卒徒蒙辜。死者連屬。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百

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閔。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

不可成。

師古曰。閔王閔也。

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

處。

師古曰。長淳于長也。朕以長言。下閔章。

如淳曰。以衛尉長數白罷。故因下閔請奏罷作之章。師古

曰。下音胡稼反。

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閔典主省大費。

師古曰。司農中丞主錢穀。顧庸故云典主。

民以康寧。閔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其賜長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閔五百戶。萬年佞邪不忠。

毒流衆庶。海內怨望。至今不息。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

其徙萬年敦煌郡。是歲御史大夫王駿卒。

師古曰。王吉之子也。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天災仍重。朕甚懼

焉。惟民之失職。

師古曰。失其常業也。

臨遣太中大夫嘉等。循行天

下。存問耆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

義者各一人。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

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陳寶祠。

師古曰。陳寶祠在陳倉。

語在郊祀

志。十一月。尉氏男子樊竝等十三人謀反。

師古曰。尉氏陳留之縣。殺

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五人。共格殺

竝等。皆封為列侯。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

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

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

逐捕。師古曰。趣讀曰促。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師古曰。訢與欣同。令即蘇令。

遷訢為大司農。賜黃金百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

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

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無出田租。

夏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師古曰。東

面之司馬門也。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出杜陵諸未嘗御者

歸家。詔曰。廼者地震。京師火災。婁降。朕甚懼之。有司其

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又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

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

民興行。上義而下利。師古曰。以義為上。以利為下。方今世俗奢僭罔

極。師古曰。極中。也。一曰止也。靡有厥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

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廼奢侈逸豫。務廣

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

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寔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

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

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赫赫盛貌也。師尹尹氏為太師之官也。言居位甚高。備為衆庶所瞻仰。其申敕有司。以漸

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師古曰。然則禁紅紫之屬。列侯近臣。各

自省改。師古曰。省視也。視而改之。司隸校尉。察不變者。秋七月辛未

晦。日有蝕之。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三月。行幸雍。祠五

時。夏四月丁酉。無雲有雷聲。光耀耀四面。下至地。昏止

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詔曰。廼者日蝕星隕。謫

見于天。大異重仍。在位默然。罕有忠言。今孛星見于東

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

隆按不變謂不
變過制之服

王禕曰宋庠紀
年通譜義取元
祚而更為延始

劉子帶曰成帝
惑于昭儀自殺
其子哀帝惑于
董賢而欲遜以
位人君一有所
惑舉其甚重而
不顧愚矣哉
後按趙昭儀害
皇子詳具外戚
傳

明以經對。無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各一人。師古曰。令公卿與內郡國各舉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
者各一人。封蕭相國。後喜為定侯。冬十二月辛亥。大司
馬大將軍王商薨。是歲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師古曰。趙飛燕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

大校獵。師古曰。此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為闌。校耳。校人職云。六駭成校。是則以遮闌為義也。校獵者。大為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軍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師古曰。岷音武巾反。雍江三日。江

水竭。二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為定陵侯。三月。行幸雍

祠五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

王禕曰宋庠紀
年通譜綏安也
義取安和以冠
元

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

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姓怨恨者

眾。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繫心。觀于往古

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師古曰。始生曰萌。定陶王欣。於

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

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

戶。以慰其意。師古曰。以不得繼統為帝之後。恐其怨恨。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

當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又曰。蓋聞王

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師古曰。天地人是為三統。二王之後。并已為三。

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師古曰。夏殷周是為三代。而祭祀廢絕。考求

其後。莫正孔吉。臣瓚曰。無若孔吉最正也。其封吉為殷紹嘉侯。三月。

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皆為公。地各百里。行幸雍。祠五

隆接封吉以繼
絕世亦王政之
大者

萬曆

隆按此時種方
進何武議刺史
位下大夫而臨
二千石輕重不
相準宜更置州
牧以應古制語
具本傳

隆按贊述婕妤
與父子昆弟之

言而但稱帝儀
容之盛則其德
之不足已隱然
于言表云
劉知幾曰五行
志云成帝好微
行同十餘人皆
白衣袒幘自稱
富平侯家云云
由斯而言則成
帝雖外飾威重
而內肆輕薄人
君之望不其缺
如觀孟堅紀志
所言前後自相
矛盾者矣

時夏四月以大司馬票騎大將軍為大司馬文穎曰罷

將軍官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封為列侯益大司馬大司

空奉如丞相如淳曰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秋八月庚戌

中山王與薨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定陵

侯淳于長大逆不道下獄死廷尉孔光使持節賜貴人

許氏藥飲藥死師古曰即前所十二月罷部刺史更置

州牧秩二千石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壬子丞相翟方進

薨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丙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

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

北郊四月己卯葬延陵臣瓚曰延陵在扶風

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彪之姑也父子昆弟侍帷

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

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師古曰禮記云天子穆穆諸侯皇博觀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

職奏議可述師古曰稱職克當其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

湛于酒色師古曰湛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

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

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186
50
31

漢書評林卷之十終

--	--	--	--	--	--	--	--	--	--	--	--	--	--	--	--	--	--	--	--

漢書評林卷之十終
十一

